

长篇历史小说

从公元266年司马昭弑杀魏主「受禅」，
到420年刘裕逼东晋恭帝「禅位」，从曹魏
到两晋，从司马到刘宋，160年的弑篡轮
回，折射了封建中国2000余年的踟蹰蚊

司马天下

行。王族与皇族、奸佞与贤良、权谋与血腥、诡异与清朗，司马家族统御天下的历史遗迹及其文化逻辑，被这部精彩纷呈的小说生动可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从公元266年司马昭弑杀魏主「受禅」，到300年刘裕逼东晋恭帝「禅位」，从曹魏到两晋，从司马到刘宋，160年的弑篡轮回，折射了封建中国2000余年的踽踽蚁

司马天下

行。王族与皇族，奸佞与贤良，权谋与血腥，诡异与清朗，司马家族统御天下的历史遗痕及其文化逻辑，被这部精彩纷呈的小说生动可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天下 / 王占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80-8501-2

I. ①司…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518 号

司马天下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魏主兴兵	司马受禅	1
第 二 章	孙吴覆灭	储位相争	15
第 三 章	齐王猝死	贾妃正位	29
第 四 章	太傅窃国	贾后争权	43
第 五 章	楚王中计	贾后宣淫	57
第 六 章	奸后弄权	太子死难	71
第 七 章	绿珠坠楼	赵王被囚	85
第 八 章	群王乱舞	血溅中州	99
第 九 章	因粮失命	为财丢城	113
第 十 章	参军被杖	主簿策反	127

第十一章	石勒鞭尸	愍帝遭毒	141
第十二章	王敦叛乱	明帝探营	156
第十三章	王敦败毙	明帝寿终	171
第十四章	庾亮专权	苏峻为乱	185
第十五章	康帝毒亡	穆宗登基	199
第十六章	三君亡废	三征江北	213
第十七章	简文继位	桓温擅权	227
第十八章	谢安辅政	张妃弑君	241
第十九章	桓玄建楚	刘裕复晋	256
第二十章	恭帝被弑	大晋寿终	271
附：	晋朝皇帝生卒年一览表		285



魏主兴兵 司马受禅

魏甘露五年（260）五月初五，夜风依然没能驱走日间的燥热，皇宫内的陵云台，似乎还笼罩在闷热的暑气中。

魏帝曹髦，这位年方二十岁的青年帝王，感到胸中如有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作为皇帝，他认为自身没有起码的尊严，凡事都要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脸色，越思越想，心潮难以平复，召侍中王沈取来文房四宝，提起狼毫玉笔，在白绫纸上，刷刷点点，作了一首五言诗：

《潜龙》

伤哉龙受困，
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
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
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
嗟我亦如然。

写毕，曹髦将笔一掷，长长出口气，似将胸中的郁闷尽数吐出：“王大人，朕此诗作得如何？”

王沈当然明了其中含义：“万岁决非久困之龙，总有一天会展翅腾空，司马之辈的泥鳅，只能蜗居井底。”

“朕有朝一日得以翱翔九天，定要让王大人得遂平生之愿。做宰相，掌兵权，造福万民，诛杀权奸。”

“微臣以为，此一日可期也。”王沈深得曹髦的信任。

当天夜晚，王沈在沉沉夜色的掩护中，一袭黑衣，从后门进入了司马昭的大将军府。

司马昭与之在书房相见：“王大人，深夜来访，定有要事。”

王沈已将《潜龙》这首诗的全文抄录下来，他双手奉上：“大将军请看。”

司马昭看罢，嘴角现出一丝蔑视的笑意：“这个小小的皇帝崽子，还自比潜龙困在井底，真真的不自量力！”

“可气的是，他竟把大将军昆仲比喻为泥鳅与黄鳝。”王沈提



示，“大将军，看来曹髦已不甘心安于现状，将军宜早做打算。”

“某自有道理。”司马昭回手取过一锭黄金，“王大人，有你为眼线，我司马家族的安全便是铁打的。”

王沈也不谦让，袖起黄金，起身告辞：“大将军放心，如有情况，下官会及时通报。”他又把脸用黑布蒙上后离开。

第二天早朝，百官都已到齐，司马昭是最后一个上殿。他右手扶着剑柄，两眼的目光就像两支箭一样，直直地射向曹髦，而且脸色异常难看。

曹髦被看得不免有些发毛：“大将军为何佩剑上朝？又为何这样直瞪瞪地看着朕，难道朕哪里不对？”

“哼！”司马昭恶狠狠地瞪着他，“你做的好事。”

“朕，做错了什么？”

“怎么，潜龙还怕井底泥鳅不成！”

“这！”曹髦目光不由得扫向王沈，心想，这《潜龙》诗只有王沈一人知晓，莫非是他通风报信的？

“这是什么？”司马昭把腰间挂的宝剑向上挪了一下，“万岁，臣今日挂剑上殿，你道为何！”

“朕不知。”

“臣父子三人，为了这大魏江山，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理当封我为晋公，许我带剑上朝。”

曹髦低头不语。

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大将军功德卓著，盖世无双，当为晋公！”

“万岁，为何不发一言，难道不从！”司马昭追问。

曹髦浑身止不住发抖：“谁敢不从。”

“就是。”司马昭用鼻子哼着说，“谅你也不敢！”

“朕依你就是，又何必欺人太甚。”

“怎么，我还未同你深加计较，你倒不耐烦起来。”司马昭走近些，嗓门抬高些，“你自比潜龙，把我兄弟比作鳅鳝是何道理？说！”

曹髦无以对答，只能低下头去。

司马昭大声奸笑着，昂首阔步走下了金殿。



曹髦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散朝。”他闷闷不乐地离开朝堂，回到了皇宫，回到了陵云台。良久，他传口谕，要冗从仆射李昭，传几名亲信大臣来见驾。

少时，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等人先后到达。曹髦带着气问：“王沈大人，朕昨夜写的潜龙诗，只有你一人在场，司马昭得知而发怒，分明是你传书递柬，枉令朕把你引为知己！”

“万岁，臣天大的冤枉。”王沈捶胸顿足、涕泪俱下地喊冤，“那司马昭无孔不入，说不定哪个太监被他收买，窥见万岁的大作，而去司马昭处讨赏。万岁对臣犹如手足，臣怎能做那背信弃义之事。”

“是不是你，朕也不再深究，众卿今日在朝堂上俱已亲眼所见，那司马昭欺朕太甚，朕实在忍无可忍，不能再甘受凌辱。”

王沈最先接茬：“万岁，那司马昭兵权在握，皇上是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还得忍。”

“不，朕堂堂天子，不能甘为臣下所欺，朕要反抗。”

王经善言规劝：“万岁遭遇，臣看在眼里，也恼在心中。只是力量对比悬殊，不可意气用事，还当三思而后行。”

王业只想讨曹髦的欢心：“司马昭不可一世的态度，对万岁颐指气使的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一国的天子，实难容忍他如此的霸道行径。”

王沈的言语也趋向于挑事：“说来也是，堂堂天子，却叫臣下如对儿女般地戏弄，这忍到何时是个头啊！”

曹髦的情绪原本就已难以控制，此刻犹如导火索被点燃：“不要说了，朕要带兵讨伐司马昭！”

“带兵？”王经不禁问道，“皇上的兵在何处？兵马全被司马昭所控制，连禁卫军都听他的，皇上万万不可造次。”

“李昭手下有兵数百，他忠正贤明，已决定同朕一道杀贼。”曹髦决心孤注一掷，“朕要带着这些人马攻打司马昭的大将军府！”

“万岁不可呀！区区五百人马，去进攻司马昭，无异于以卵击石，皇上不能自取灭亡啊。”



“朕是天子，堂堂正正的皇帝，就不信哪个臣子敢对朕下手。”曹髦信心十足，“只要朕振臂一呼，定会群起响应。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朕谅那司马昭难逃公道。”

王沈知道，他在曹髦眼中已不可能再受重用，便死心塌地为司马昭效劳：“万岁说得是，有谁吃了熊心豹子胆，真的敢对万岁下手。臣想也是，只要万岁喊一声，大多数臣子兵将，都会对万岁效忠。”

“万岁，此事尚需从长计议。”王经以头触地规劝，头部都已出血，“万岁，将司马昭骗入宫中，由李昭除之，这样或许成功的把握更大。陛下万乘之躯，万万不可冒险。”

王业也没安好心：“万岁之举固然存在风险，然不如此则必得忍受司马昭的欺凌，堂堂天子，与其受辱，倒不如拼死一搏，或许就能杀出一条血路。那时万岁扬眉吐气，又是何等风光。”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朕无论如何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曹髦传旨，“李昭，集合人马，杀向大将军府！”

在李昭集结兵马的当口，王沈、王业二人全都溜走了。只有王经还在苦苦劝阻：“万岁，切不可冒险，说不定王沈已去司马昭处报信。他那里有了准备，皇上就必败无疑。”

“如今朕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生死胜败在此一举，朕讨贼身死，也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我曹家的列祖列宗。”言毕，曹髦手持一杆画戟，登上战车，直奔大将军府杀去。

王经再三拦阻不住，只能望着战车绝尘而去，不住地跺脚长叹：“万岁若不能生还，臣当相随而去。”

王沈、王业二人气喘吁吁跑到大将军府，见了司马昭，都要抢头功，争着抢着报告曹髦要亲自讨伐的情况。司马昭听后，感到可笑：“这个小毛伢子，真要拿鸡蛋撞石头啊。这倒让本大将军省却了许多周折。送上门的买卖不能不做，护军贾充听令。”

“末将在。”贾充躬身听候吩咐。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回用着你尽忠报效了。该怎么办就用不着本大将军一一告诉你了，看着办吧。”

“末将明白。”贾充立即召集了三千精锐护军，在府门外列开了阵势，单等曹髦的到来。



说话间，曹髦的五百人马已杀到府门，他在战车上执戟高喊：“司马昭狼子野心，目无君上，已犯下谋逆大罪，朕今夜亲征，速速将反贼司马昭绑来归案，生擒司马昭者，朕不吝封侯之赏，敢于抵抗者格杀勿论！”

面对的毕竟是一国皇帝，大将军府的将士无人敢于上前。贾充见状在马上动员道：“各位，平素大将军待你等不薄，而今到了关键时刻，为何无人敢于上前效力。现下正是建功立业的难得时机，谁敢冲过去为大将军拔除眼中钉，定能获得重重的赏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曹髦见此情景，也想充分利用他这皇帝的身份：“朕面前的兵将们，司马昭谋反之心路人皆知，叛逆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正是为国锄奸的大好时机，快些反戈一击，朕定将重赏有功之人。要做官封侯拜相，想要钱黄金万两。”

大将军府的将士都在犹豫，没人敢对皇帝下手动刀枪。贾充急了，他看看蠢蠢欲动的太子舍人成济：“成将军，平素大将军待你如同自家人一样，在这关键时刻，你竟也畏缩不前，眼看着的功劳不要了，你傻不傻！”

成济一见被点到头上，原本就已要出头的他，回头喊了一声：“二弟，跟为兄我上！”挺起手中矛，径直冲过去。他的弟弟也紧随在身后，两人的长矛一齐刺向曹髦。

护卫和驾车的驭手，没想到真有人敢对皇上刺杀，还未来得及进行保护，曹髦身上已连中成济兄弟两矛，而且全都要害部位。曹髦惨叫一声：“哎呀！我命休矣。”摔下战车，当场毙命。

皇上一死，余下的五百护卫就无人在意了。大将军府的三千精锐马军，对他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举手投降已不管用，成济兄弟已是杀红了眼，他们是要扩大战果，享受更多的战功，也好领取更大的奖赏。

屠杀结束了，司马昭也出现在府门前的台阶上。他微笑着对下属的将士们挥挥手，没有多说话。他明白此刻不宜多言，但他还是说出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都大惑不解的一句话：“万岁现在何处，快快请到府中压惊，刀枪无眼，千万不能误伤了万岁。”

贾充也很费解，上前搭讪道：“大将军，皇上已经驾崩了，

您看，他在这里躺着呢。”

司马昭感到万分惊讶地说：“这是怎么说，好好的皇上，他怎么就死去了，是谁下的手？”

本想得到犒赏的成济，不由得嗫嚅地说：“大将军，是末将。”

“你呀，怎能对一国之主下此重手，这臣下弑君的罪名可是太大了。”司马昭回头吩咐贾充，“先把他带回府中看押起来。”

贾充怔了一下：“遵令。”

成济拨拨愣愣地不配合：“贾大人，可是你让我上前动手的，说是有重赏，这大将军怎么还把我关起来了！”

“你不要多话，且先回到府中。”贾充附在成济的耳边悄声告知，“这大庭广众之下，他不便对你的弑君行为进行表彰，放心，大将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成济心存疑虑地被带进府中，他的二弟也一样被关押起来。司马昭吩咐备车到了皇宫，直接去面见郭太后。

司马昭跪倒叩首：“臣司马昭拜见太后千岁千千岁。”

“大将军平身。”郭太后明白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大将军深夜进宫，想必是有要事通报。”

“秉太后，适才发生了一场叛乱，臣已领本部护卫镇压下去，所幸太后已是无虞。”司马昭停顿一下，“只是，皇上他……”

郭太后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怎么样了？”

“皇上驾崩了。”

“啊！”郭太后一下子瘫倒了。

“太后，是太子舍人成济谋反，臣已将他们兄弟拘捕关押，臣特来请示太后，该如何发落？”

郭太后心中明镜一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本是恨不能早日将皇上废黜，成济杀死皇上，至少也是他暗中怂恿。满腔怒气无处可撒，郭太后于是咬牙切齿地下懿旨：“将杀人凶手诛三族。”

“遵旨。”司马昭从皇宫返回。

成济兄弟此刻已然脱光了上身，赤膊在房中等候。一见司马昭归来，急忙上前讨赏：“大将军，末将听信贾大人的话，亲手刺死了小皇上，你看我这热得都打赤膊了，总该重重赏我才是。”



司马昭却是黑着脸：“太后懿旨，着将弑君凶手成济兄弟斩首示众，决不待时，并夷其三族。”

“什么，你这是拉完磨杀驴，拿我当替罪羊。”成济转对贾充，“姓贾的，你倒是放个屁呀，当初你是如何鼓动我的！”

“太后懿旨，我也做不了主。”贾充说着往门口退去。

成济见状一步蹿到贾充身后，用刀抵在他的脖子上：“都给我让开，谁敢拦挡，我就先要了他的命！”

司马昭把手一挥：“给他让路，看他还能逃出本将军的手心。”

成济兄弟出了上房，到了院中，但见护兵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院子已然堵满。突然，一个护卫用钩枪钩住了成济的裤腿，把他拽了一个趔趄。就在他将要跌倒之际，贾充趁机逃脱了成济的刀锋。对方人多势众，成济见有一把木梯靠在房上，便招呼弟弟：“二弟，上房。”言毕，他一手把刀一手扶梯，如飞地攀爬上去。脚下，他的弟弟也紧跟着爬上了木梯。眼见得成济登上房顶，回手拉他的二弟。

司马昭高声疾呼：“放箭！快放箭。”

护卫们登时乱箭齐发，箭矢像飞蝗、似骤雨，密密匝匝，成济弟兄二人身上就像刺猬，每个人中了不下十数箭，都从房上跌落下来，连喊都没能喊出来，就已血洒庭院呜呼哀哉。

司马昭下令：“割下二人的人头，等下我还要送去给郭太后验看。”

一员偏将扭押着尚书王经走上：“大将军，他跪在死皇帝尸身旁哭丧，是末将把他拿获。”

“哎呀，这不是王尚书王大人吗，怎么，还想做先皇的忠臣？！”司马昭满是讥讽的口吻。

“哼！”王经以不屈的目光冷对，“做忠臣性命难保，但总比你这奸佞之臣留下千古骂名要强。”

“成全他。”司马昭吩咐贾充，“给他一刀，曹髦还没走远，让他跟着黄泉路上为伴。”

贾充手起刀落，王经的人头落地：“大将军，这头该做何用处？”

“喂狗不知吃否。”司马昭踢了一脚，人头骨碌碌滚到一旁，他再传将令，“贾大人，带护军把成济家的三族尽行诛杀，所有人头都要送往郭太后处呈验。”

“遵令。”贾充带兵出发。

司马昭再次来到郭太后的宫院，郭太后不冷不热地问：“大将军公务百忙，又来哀家处做甚？”

“太后，请看。”司马昭掀起红布，现出两颗血糊拉的人头。

郭太后干呕了一下：“这，这是何意！”

“太后，此乃刺杀皇上的凶手，成济兄弟的人头。二人已经伏法，想来皇上在九泉下也得安生了。”

“二贼乃罪有应得，其实也还是便宜了。”郭太后仍愤愤不平。

“太后，按照您的懿旨，臣已命部下贾充带兵，前去诛杀成济的三族，很快即会有消息。”

郭太后毕竟是女人，当时一气之下说出诛杀三族，如今想想觉得三族实在无辜，便说：“不杀也罢。”

“太后，兵将业已出发，说不定此时已开杀戒，追悔为时晚矣。”司马昭转换话题，“太后，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太后示下，应立何人继位？”

郭太后半是揶揄地试探道：“这大魏天下，哀家看非大将军治理难得安宁，大将军就不要推辞，直接坐这个皇位也不为过。”

“太后之言，实在是折杀为臣了。”

“大将军，这亦非哀家一人拙见，朝中大臣，还有山野百姓，无不有此议论，大将军应当仁不让。”

“太后，那些流言蜚语断不可信，都是往为臣头上扣屎盆子。为臣决无篡位之心，还望太后明鉴。”

“大将军既然无意于皇位，那就还是曹家天下，烦请大将军从曹氏后代中选一位出类拔萃之人。”郭太后明白，她便是提出人选，如不合司马昭之意也是枉然。

“太后，燕王曹奂如何？”

“他，人品倒是忠厚，而且听话，就是年岁太小。”

“已经十四岁，也不算小了。再说，慢慢也就长大了。”其



实，司马昭看中的就是曹奂年幼听话。

郭太后想，明摆着曹氏的天下已不长久，若换个性情刚烈的人继位，不甘受司马昭摆布，再如曹髦一样反抗，岂不白送性命：“既是大将军认为合适，哀家也不反对。”

“就请太后向天下发谕旨。”

“这诏告天下，”郭太后明白她什么也说了不算，“先皇帝之死也该有个交代，也得给个名分哪。”

司马昭也不客气：“曹髦所作所为，实在难称皇帝二字，给他个高贵乡公的谥号，就已是高抬他了。”

于是，曹髦按庶民的礼制，被胡乱葬于洛阳郊外。而十四岁的燕王曹奂，则于魏甘露五年（260）即位，改元“景元”，是为魏元帝。

曹奂明白，他只是个挂名皇帝，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司马昭手中。既如此，何不做些顺水人情。第一天的朝会，元帝曹奂即降旨，封司马昭为晋公、相国、加九锡。但是司马昭并不领情，因为路人皆知，他要的是皇位，只是自己感觉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魏景元五年（264），司马昭以灭蜀于社稷有功，而责令元帝加封自己为晋王。同时破格降旨，准晋王妃称后，而王的世子亦改称太子，这实际上距离篡位仅一步之遥。

近来，司马昭经常咳嗽不止，这使他认识到人不是永生的。而立太子的事，则是迫在眉睫之大事。按照祖宗章法和历朝历代的惯例，太子都是以立嫡立长为准则。而司马昭迟迟不明确谁是太子，是因为他有个自己的小算盘。虽说俱为嫡亲之子，可他属意于次子司马攸，而不想立长子司马炎。他无法直接说出口，便开始进行试探。

这一日恰好他们一家全在晋王府的大堂，几位亲信重臣也在场。司马昭拍拍他的晋王座椅说：“这个座位，在本王百年之后，当由桃符坐之。”

小字桃符的司马攸自是欢喜非常，而作为长子的司马炎，则如一盆冷水浇头，自此内心埋下了争斗的种子。

司马昭感到身体越来越不适，也就加快了册立太子的步伐。他把几位最为亲信的大臣召到一处，正式提出了他的想法：“各

位大人，司马攸虽为次子，但为人至孝，多才多艺，且又平易近人，深孚众望，本王意欲立其为太子，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最受倚重的贾充当即表明反对的立场：“王爷，中抚军发长委地，双手过膝，实帝王之相。”

太尉王祥说出的理由令司马昭不寒而栗：“王爷，自古以来，凡废长立幼者，皆生杀伐，难免兄弟间手足相残，到那时血流成河，真是悔不当初。”

“废长立少，便埋下了祸根，万万使不得。”

“中抚军众望所归，王爷如当真废他而立次子，下属必定不服，必然要鼓动他夺取皇位。那时天下大乱，弟兄厮杀，亲人屠戮，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众大臣中，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一个赞成废长立幼的。司马昭尽管内心别扭，但想起手足相残的惨状，还是强压下自己的喜好，以江山社稷为重。但是，司马昭免不了闷闷不乐，心情十分压抑。

八月天气，骄阳似火，大地就像蒸笼一样，腾腾地向上袅着热气，司马昭加紧推进着代魏的准备。由于天气炎热，过度劳累，这位大权在握的晋王竟然中风了。而且他的病一得就非常重，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只能躺在病榻上苟延残喘。

父王病重，太子司马炎衣不解带地守候在床前，端屎端尿，极尽孝道，说不出话的司马昭，仍可用眼神示意表达意思。这一天，司马昭几次三番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部，又指了指对面的屋子。众人莫名其妙，又猜不透他的本意。急得司马昭都想下地，只是他动转不得。后来司马炎到了对面的房间，他看见了那顶晋王预备代魏时戴的皇冠，便试探着拿过来，要给司马昭戴上。可是，司马昭用力把皇冠打到一旁，用手指着司马炎的头。司马炎如有所悟，把皇冠工工整整地戴上头，司马昭点点头笑了。

司马炎完全领会了父王的用意，他趴在病榻边沿，充满感情地说：“父王，你征战一生，平灭了西蜀，又掌握了魏国的大权。本该代魏而即皇帝位。奈何老天不假以时日。父王虽然要离开这个尘世，但父王给儿臣留下了这江山。儿定当不负父王所望，尽快着龙袍顶皇冠，登上皇位，让父王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儿臣



意欲就以父王这晋王的封号，更改国名为晋，不知父王可满意。”

司马昭连连点头，看来太子的话说到他心里。这番话使司马昭平静了许多，最终他脸上挂着放心满意的微笑，离开了这个世界。

魏咸熙二年（266）二月初八，是个在冬日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太阳在蓝天中抛撒下微热的光芒，徐徐吹来的北风，还是给躬立的群臣百官带来阵阵刺骨的寒意。二十岁的魏元帝曹奂，无精打采地宣读了退位诏书。他的声音似乎只停留在嗓子眼，小得像蚊子的嗡嗡声，人们根本就听不清。不过大家也都明白，这次的帝位禅让，本是曹奂的无奈之举。他的命运如何还在未料之中，会不会也像四十六年前，曹氏祖先曹丕那样对待汉献帝，那就要看接受禅让的司马炎的心情好坏了。

此刻的司马炎，全副的皇帝装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对天而拜，声音朗朗：“皇天后土，过往神明，上天既有成命，推辞便有违天意。我司马炎自当躬承皇运，奉天意受禅。天下不能没有主宰，万物不能没有统帅，朕要给百姓谋求福祉，让江山永得安宁。”

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晋武帝诞生了，新的统治者要在这中华大地上大显身手，一个崭新的司马天下开始了。

晋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朝会，和历代登基的新皇一样，应该是对有功之臣的封赏仪式，也理应是对皇位威胁者的处理。司马炎开金口吐玉言：“曹奂顺应天意，禅让皇位，免却杀戮，保住了无数军民的生命，朕赐封你为陈留王。保留帝辇和皇帝仪仗，上表不必称臣，迁居京城附近的金镛城，以便朕与陈留王见面。”

“皇上圣明。”百官齐声称颂司马炎的大度。

“朕重新赐封刘禅为安乐公，刘康为山阳公，并分别许其一子为駙马都尉，得以享受皇亲之礼遇。”

群臣又是一片欢呼。

司马炎的目光，也射向了曾与他争夺太子之位的同胞弟弟司马攸，在他的身上反复扫视。这不免使司马攸心中忐忑不安。他不由得暗暗打战发抖，对外人的恩惠，也预示着对自家人残暴的